

和她的夏天

■邓华福

在一个和往常一样的清晨,我骑着电动车,习惯性地驶向宝盖山。途中总会特意经过城东的一家医院与康复机构,因为那里,藏着一段只有我自己才能看得见的记忆。

几年前的梅雨季,我穿上志愿者马甲,来到这片弥漫着消毒水气息的地方。口罩虽隔不断味道,我却在寻常气息里,感受到了一丝别样的清新。

“你好,我是负责带你的娜娜。”娜娜是医院的护士,待人亲切,做事认真。交流间,她专注沉稳的模样,利落干练的举止,都让人印象深刻。

娜娜让我跟随她熟悉工作。洗手台前,我们一同清洁双手。我留意到,娜娜的洗手动作格外规范:手心对手背沿指缝揉搓,双手交替进行;半握拳时,将指背放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,每一步都一丝不苟。反观自己,平日洗手不过随意冲洗,草草了事。见我准备离开,她轻声将我叫住,耐心指导我按照标准流程重新清洗,直到确认双手洁净规范,才放心让我进入工作区域。也是在这时,我才真正认识并记住了一个专业而重要的名词——七步洗手法。

我的志愿服务内容,主要是协助娜娜整理资料,疏导就诊人流。对我而言,这样重复有序的工作,起初难免觉得平淡。但正是从规范洗手这件小事里,我读懂了医护工作的严谨与不易,而后续的经历,更让我彻底褪去了浮躁,心生敬意。

一天午休,我正准备去休息室就餐,一阵低沉的啜泣声轻轻传来。循声望去,在休息室的角落,娜娜正静静地坐着,将脸埋在膝间,身影透着几分委屈。身旁的饭菜,还原封不动地放在一边。我上前轻声劝慰,她渐渐平复情绪,擦干眼角的湿润,缓缓道出缘由:只因她临时为患者更换输液瓶,暂时离开,便被其他患者误解为脱岗,进而遭到投诉。虽然院领导相信她,但是她仍止不住自己内心深处的那股憋屈。

此情此景,让我心头泛起一阵酸涩。这样的委屈,在医护人员身上并不少见。他们身着白衣,以专业守护健康,日夜奔波,不辞辛劳,即便面对误解与指责,也大多默默承受,独自消化情绪。短暂宣泄后,娜娜便调整好心情,重新回到岗位,继续护理每一位患者。

我忍不住问她:“这份工作辛苦又难免受委屈,没想过换一份吗?”

她轻轻摇了摇头,语气坚定:“不想!”

简单两个字,透着不容动摇的执着。她整理好仪容,重新露出温和的笑容,仿佛之前的委屈都已烟消云散,只留下对这份职业的热爱与坚守。

清风掠过耳畔,将我拉回到保健院门前。空气中似乎还萦绕着那年梅雨季的清新,混着草木的淡香,更藏着白衣天使独有的温柔与力量。我驻足凝望,仿佛又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,在人群中忙碌穿梭,阳光洒在门廊上,与记忆里的光影缓缓重叠。那个夏天的温暖与感动,就此深深镌刻在我心间。

志愿活动结束后,我便很少再与娜娜相见。可每当途经这两个地方,我的脚步总会不自觉放慢,那些细碎又暖心的片段,总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:她耐心教我洗手时的认真,被误解后独自委屈的模样,擦干眼泪依旧倔强的坚定,还有那句简短却掷地有声的“不想”。

平淡从不是生活的本色,坚守与担当才是生命的光芒。娜娜如一束下自成蹊的光,不仅照亮了那云烟氤氲的梅雨季,更让我读懂了白衣之下藏着的坚韧与温柔。

梅雨年年,清风依旧。而那个夏天,因为有这样一位坚守初心的白衣天使,成为岁月里最宝贵的珍藏。每每途经此地,我心底总会涌起阵阵温热。那段深藏的记忆,不曾被时光冲淡,始终在岁月里,温暖明亮,熠熠生辉。

■吴奋勇

清晨出门,微风拂面,还有那么一丝浅浅的凉,感觉酷热尚远,春光未尽。眼前,梅子青了,樱桃红了,忽而立夏。嘴里轻轻地念着“立夏”这两个字,便有了一种蓬勃的气息,宛若少年,刚刚褪去了春的青涩,浑身上下透着盎然。

历书上说:“斗指东南,维为立夏,万物至此皆长大,故名立夏也。”立夏之后,日照渐长,暑气渐升,雷雨渐多。立夏,是天地写给人间的一篇关于生长的华章。

回到书桌前,品着春茶,翻出几首写立夏的古诗来,细细读着。

唐人元稹作《咏廿四气诗》,写立夏四月节,最见季节更替的秩序:“欲知春与夏,仲吕启朱明。蚯蚓谁教出,王菰自合生。帘蚕呈茧样,林鸟哺雏声。渐觉云峰好,徐徐带雨行。”

这诗写得耐心。元稹不说立夏有多热烈,只说蚯蚓出洞、王菰

立夏初长

生藤、春蚕结茧、林鸟哺雏。一样一样,不急不躁,像农人蹲在田埂上看庄稼,满眼都是当下该有的样子。最妙的是末了两句:“渐觉云峰好,徐徐带雨行。”云慢慢走,雨缓缓来,夏天的脚步从从容容。天地有信,节气如期而至。

比起元稹的耐心,杨万里笔下的立夏,则多了一份俏皮:“从教节序暗相催,历日尘生懒看来。却是石榴知立夏,年年此日一花开。”

日子一天天过去,我们常疏于翻开日历,唯有草木最有心。石榴最懂立夏的约定,年年此日,准时开花。一抹嫣红缀在青枝绿叶间,不喧嚣,不浓烈,静静装点浅夏。一花知节令,一叶见光阴,寻常烟火里,因这一树榴红,便多了几分温情。

掩卷而思,夏天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信步走到阳台,百合花开过,枝叶深绿;初春种下的西红柿,有半窗高了,枝头挂着十几个圆滚滚的果实,红彤彤的。

楼下那排榄仁树重新披上绿装,好像一把撑开的伞,难怪人们叫它“雨伞树”。我盯着看了许久,想,蝉儿该入住了吧,树上才是它们放歌的舞台。真想听它们叫上三两声,脆脆的,这样就“很夏天”了。

初夏,浅浅的。我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初夏。那时学了课文《看云识天气》,快退休的语文老师布置了一道课外作业,我们几个便兴致勃勃地爬到家乡的后山坡,在一块巨石上,一边观察云,一边在作文本上一笔一画地画着云的形状,嘴里唱着《故乡的云》。懵懂的少年,哪里懂得那歌里的滋味。如今再想,心里荡起涟漪,一圈一圈地扩大,有温馨,也有怅然。四季转换,白驹过隙,我们只是走着走着,就走到了小时候望不到的远方。

我静静地抬头,看云卷云舒,有的像小山,有的像丛林,有的像兽首。一条长长的云带,洁白如雪,缓缓铺向天际……

子里钻。那气味醒脑得很,像薄荷,又不是薄荷,比薄荷更清、更野,仿佛把整棵树的精气神都揉进了这小小一片叶子里。困意和焦躁就这么被悄悄驱散了,各人低头继续演算,草稿纸上的字迹又重新变得端正。

我们也捡落叶。专拣那些完整平整的,托在掌心里,薄薄的一片,叶脉分明。带回教室,夹进练习册、英语词典,或者厚厚的《五年高考三年模拟》里。压上几日,叶子便干了,平平整整,颜色褪成浅浅的枯黄,那股香气却还在,淡了,远了,翻开书页时不经意地飘出来,像是把那段日子也一并封存在了字里行间。

高考后,同学们分道扬镳,各逐青云。再回母校,那排柠檬桉依旧立在原地,更高,也更沉静了。摘下一片叶子揉碎,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,恍惚间,仿佛又听见树下的说笑声,看见阳光下并肩的身影。

原来柠檬桉从来都不只是一棵树。它藏着年少时的心事与理想,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匆匆岁月。那缕清冽的香,一旦想起,便会把人轻轻拉回那段滚烫又明亮的光阴。



(视觉中国)

■卓若楠

整理旧书时,一片压得平整的狭长叶片从泛黄的词间滑落。轻轻拾起,那股藏了好几年的清冽香气,再次弥漫于鼻尖——是柠檬桉,是我整个高中时代里最鲜活的注脚。

高中教学楼的北侧,整整齐齐地立着一排柠檬桉。清瘦挺拔,不枝不蔓,执拗地向着高空生长。叶子是细长的,形如柳叶,却比柳叶更薄更韧,颜色也淡些,覆着薄薄一层银粉似的绒毛。树干更有意思——老皮是灰褐色的,一片一片卷曲、翘起,然后脱落,露出底下新生的树皮。那新皮是浅青色的,隐隐透着水光,滑腻温润,摸上去凉丝丝的,仿佛能触摸到树身里缓缓流动的汁液。

桉树叶细,风来时不似阔叶那般哗啦啦响,而是沙沙的、簌簌的,像极远的潮水,又像书页翻动的声音。这声音和教室里传出来的诵读声叠在一处,清丽动听,和谐悠扬,像一曲没有填词的小调。

课间十分钟,我和同学总是三三两两地聚在树荫底下。有抱着习题册讲数学的,有背英语单词的,也有什么都不做,只倚着树干发呆的。阳光从叶缝里漏下,碎金似的光斑在摊开的纸页上跳跃,一道题读着读着就走了神。这时候,便有人伸手扯下一片柠檬桉叶,对折,在指腹间轻轻一碾——清冽的香气霎时散出来,带着一丝微微的辛辣,直往鼻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